



北京圖書館藏

白葉雜記

葉靈鳳作



幻洲叢書

1927

上海光華書局印行



3 0528 4307 9

857.63
504-7



目次

夢的紀實

白葉雜記.....

心靈的安慰.....

芳鄰.....

遷居.....

惜別.....

人去後.....

偷生.....

歸來.....

● 春蠶.....

血.....

謝忱.....

今後的生涯.....

無題.....

有
上
下
三
卷
共
一
冊



靈魂的歸來.....

生離.....

鄉愁.....

紅燈小櫛.....

秋懷.....

金鏡.....

小樓.....

病榻嚶言.....

白日的夢.....

偶成.....

偶成.....

歇意.....

霧.....

賀柬.....

獄中五日記.....

夢 的 紀 實

——序——

是一個和豔的上午，我一人在街上閒走。在熙攘的行人中，無意間我偶然瞥見了一位握着兩枝桃花的少女。

“……………”我幾乎要停住脚喊了出來，但是突然我又遏止住了我自己。

由這不意的相逢，我想起了過去的一年，過去的去年的今日。

迴想中一切都令人留戀，一切都令人低徊，尤其是甜蜜的紅色的夢境。

分明還記得：去年的此時，在一座幽靜的游園中，紅欄杆上，正憑伏了一對年少的佳侶。從落英狼藉的水中透出的並肩的倒影，連池中的游魚也驚羨得凝止不動了。然而曾幾何時，風吹水動，春老人

歸，一切都成了幻夢，一切都消滅了。

造物者隨意地將兩個人兒聚合起來，又隨意地將他們分開。聚合時既不是自己的權力，被分開時又那裏能由自己呢？

於是，我們在不能自己之中，終於被分開了。

曇雲易散，好夢不常，嚙在口中的醇酒的杯兒，被人奪去了之後，所遺下的是怎樣地幻滅的悲哀啊。

這以下一冊的文字中，有多篇寫的便是這樣的一個美妙的夢兒的過程，一個夢的紀實。

自從年歲是一年一年地大了起來，青春日漸失去。在燈紅酒綠之中，年少的熱情，眼看着都埋藏在銷萎的玫瑰花中，要想再尋往昔的歡娛，已是不可能的事了。

所以，這一卷茜紅色的文字，雖是使我見了每要生不堪迴首之感，然而我終不忍將她棄去。

一九二七，五，十日。上海。

白 葉 雜 記

心靈的安慰

幾年以來，都是歡喜將頭髮亂蓬在頭上不加梳理，但是近來忽然變了，却又歡喜用一頂小帽子將她壓得很光，而且時常會止不住的走到鏡子前去照——這種變遷的原動力是什麼，我自己也不知道，不過我覺得自己沒有力量去阻止不這樣做而已。有人對我說，蓬頭髮的意味很深刻；光的卻未免淺薄，叫我仍舊恢復蓬的。我無言可答，我祇好報之一笑，因為這二者的選擇權實在不操之我自己。這好比一個有了丈夫的女子，忽然又傾心戀愛了旁人，我們拏法律和道德去勸她叫不要這樣做，實

在是不可能的事。因為她的心已經變了。

同樣，近來我的心差不多也可說變了。

我在無事或讀書讀倦了的時候，拉過一面鏡子來將自己的容顏照照；我看見鏡子裏映出了一叢頭髮，兩道眉毛，兩隻眼睛，一條鼻子，兩片嘴唇，和臉盤旁兩隻隱現的耳朵，我總忍不住會出神地凝視。誠然，我的眼睛並不是那妙曼的秋波，我的嘴唇也不是那文學家所喜歡描寫的櫻瓣，然而她終是我的。我想起了這些東西都是我自己的時我總忍不住會這樣出神地凝視。我再俯下眼簾來看看我自己的雙手，將手指屈起來算算自己的年歲，我便忽然會傷感起來。我的眼淚止不住流下，我簡直要湊向前去擁住我鏡子裏的人兒狂吻！

可憐蔥鬱的青春，將愛情葬進了墳墓，世間祇有自己是自己的安慰了！

書籍僅能消磨時間，朋友的聚談也僅能略忘現實，我現在祇有在想到或看見自己時，我才可得心靈的安慰。——然而這些情形都埋葬在我心

靈的深處，除了我以外，沒有第二個人曾知道。

我無事時，用左手去撫摩我的右手，或者將兩手平放在桌上，默然的靜看，或用手掌去撫弄自己的雙頰，我都能得到一種陶醉，覺得已經進了墳墓的東西好像又飄然有了一部分歸來。

我再拉過鏡子來看看自己：眼睛！我的眼睛裏雖然並不能尋出 Charming 的意味，然而這裏面卻曾溺殺過婉妙的少婦，醉倒過芳麗的姑娘。我再看看嘴唇；我的嘴唇雖然比不上春林紅豔的櫻實，能引起人的讚頌，然而我分明記得，從這裏面輕輕地發出了一個“不”字，也曾使如花的少女登時在我腳前將芳心揉碎！——呵！這樣一想，我的眼淚又止不住流下了。

罪過！這殺人的罪過！按禮我應該將我自己趕快毀壞了才是；但是在實際，想起了這些，我祇有益發愛惜自己。

愛情是進了墳墓，在這世間，我祇有想到或看見自己時，才可得到一些安慰，這叫我怎樣忍心將

自己毀壞呢？

我自己就是我自己的偶像。

現在或者還另外有人想把她自己獻給我，給我彌補這缺欠，然而遲了，愛情已經進了墳墓，墳墓裏的東西是不能再出來的。

我沉在過去的悲哀中，祇有當想到或看見自己時，才可轉側一下，我現在是這樣地在崇拜自己，我又怎能拂逆我自己的意志呢？

我順隨我自己的指使，我的頭髮由蓬變成光了。我祇有在鏡中默然凝視我自己時，我的無限期的創痛才可停止片刻。

我不能去信仰其他的宗教，因為我已將我自己當作了上帝。

現在雖又有許多年青的姑娘們見了我的臉而微笑，然而遲了，這些笑痕簡直是等於向管井中投下卵石，是永遠激不起波痕的了。因為愛情早已進了墳墓。

二九，一，十五年。

芳 鄰

“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玫瑰花園中劫後餘生的我，近來除了讀書和想實現夢中的事業以外，對於其他的一切差不多都灰了心。

有時在路上或坐在車中，瞥見兩旁成陣掠過去的窈窕嫵娜的身影，總不能引起我凝眸或迴首的一顧。面對面呼吸着少女的溫馨，我的心兒也同樣如對了大理石的彫像，止然無動。

“好了，死了，成功了！我若是 Thais，中的僧人，我大約總不會再墮到人間來吧？”在不多幾時之前，我發現了我自己心懷的冷靜，我便這樣讚美着

我自己，同時，我也感着了孤獨的崇高。

然而。慚愧！慚愧！沙岸上的圍牆，終不是百年的固業。近來竟因了微微地一點傾慕，我的心兒又捨了冰鐵的寶座，站起來左右徘徊了。

這一個游絲般的引得我的心兒下寶座來徘徊的罪人，便是我新近遇到的一位芳鄰。

在將近一月之前，因了小小地一點原故，我拖了一車子舊書，從安居數載的寓所裏，遷到 C 君這裏來了。我的圍牆的坍倒，便在我遷來後的第二日，當我偶然將門推開時，看見從我們前飄然掠過了一個娉婷的人影。

這個娉婷的人兒，便是我現在所要講到的芳鄰。

我被這位芳鄰引得撇去了我夢想的王國的原故，是因了她說話的聲音。

我在此真慚愧我這隻禿筆的無用，不能尋出恰當的詞字，來形容這聲音的奧妙！——清麗，婉轉，如聆天啟，如聞仙奏，這些人造的詞句都是虛

空，都不能道出這聲音的高妙處的萬一。

我現在祇有一句話可以告訴你們。便是：像我這樣的人也被引動了，你們也可略想得出這聲音的力量——我是，曾經滄海，踏爛過千百朵玫瑰，歷過萬劫的英雄！

這聲音裏有酒精，這聲音裏有麻醉劑。聽了這聲音時，我情願摔掉我的王冠，我不情願聾去我的雙耳。

我的芳鄰有一位頑皮的弟弟，我每次聽見她訓責她弟弟的聲音，我真情願撇去我的一切，去化成一個小孩，站在她的面前，垂耳聽教。

我要噎殺我簷下金絲籠裏的黃鶯，我要擲開我案上 Keats' Nightingale 的詩章，這些叫喚，比起我芳鄰說話的聲音，又值得什麼呢？

在日暖風晴的上午，在燈明人靜的黃昏，我攤開我心愛的書兒來曼聲哦誦，不怕是淒涼的兩當軒，不怕是哀豔的李後主，不怕是迷人的 Maupassant，不怕是懾人的 Zola，我祇要一聽見遙遙從鄰

室遞過來她這說話的聲音，我便祇剩了兩片嘴唇在這裏對着書開閉，我的心兒已紅暈着醉到在她的聲音前了。

我除了對自己以外，並有迷戀或崇拜過第二個偶像。然而現在對了這聲音，我却讓出我的聖殿了。

一直至現在，我始終沒有勇氣，當這位芳鄰經過我的面前時，敢去抬起眼來望她一望。

在路上偶遇見了過眼的曇花，從背影看起來，似乎很是窈窕，我們搶快幾步超過去回頭來一看，常常會感到意外的失望，這是孩子們所時常經到的事；然而我現在不敢去看芳鄰的原因，却正與這個相反。

我要說實話。在不知幾時之前，我確實已曾看過了她一眼。然而僅僅是這朦朧的一瞥，已足殺消滅我第二次再擡頭的勇氣。

我想起我這位芳鄰的眼睛，嘴唇，兩頰上凝聚不散的紅暈，一直遮到眉稍的稀疏的短髮，我拉

過鏡子來看看自己，我真忍不住喟然嘆了一口長氣，拿着的鏡子不知不覺地慢慢從我手中滑到桌上了！

啊！所羅門王當日的榮華，方起少女的青春，又算得是什麼！

我不敢再驕傲我自己了，我掩泣除下我自奉的王冠。我要塵封起我菱花的寶鏡，或者是，將牠獻給我的芳鄰。

便是因了這樣的原故，我不敢再看我的芳鄰一眼。我怕羞愧和嫉妬會使我自己毀壞了自己，我怕那盈盈的清波會溺殺一個百戰的英雄，雖是我自己的眼睛裏也曾溺殺過他人。

“呵，痛快！痛快！你往日是什麼地在我們面前驕橫昂視，你如今也伏首在他人前了！”許多聲音這樣地在週遭向我唾笑，我無言可答。然而，這些平庸的笑聲，比起我的芳鄰的清吐，正顯得是自己暴露了自己的醜惡。

芳鄰的聲音又來了，我的心兒已經陶醉。我不

再向人間洩露了，我要自賞我這珍釀的醇醪。

我的芳鄰！我，曾經踏爛過千百朵玫瑰的人兒，
在此敬祝你紅顏不老，長住青春！

十五年二月十八早

遷居

近來我的性格的確是變了。在以前的時候，我對於什麼事都是冷淡，嫉視，惡嫌。我能唾吐那自命努力求進的人，我能嘲笑那顛倒在緋色的霧圍氣中的同伴；假若有人在文章上說他近來是怎樣地無聊，怎樣地寂寞，我看了總要發一聲冷笑，嗤他是沒有脫盡文人的舊習，太沒有涵養。

不料講人家的口沫還未乾，循環的報應竟一都在我身上實現了。近來我突然變得與以前的我完全相反起來。聽了一點人世離合悲歡的事我能心動，見了一句戀慕的詩歌我能心跳。我竟像少

女般的會害羞，常常因了朋友們一句無關係的話竟臉紅了起來。對於什麼事我都會感動，尤其是這一次的搬家。十幾日中，幾使我夜夜不能安枕，不能作事。雖是這樣的感動一半是因了另外的原因，然而一半實因了我自己的性格已經改變。

雖是北冰洋的堅冰，然而祇要有火，牠依然是不免要化成沸水的。我現在祇有用這一句話自己向自己解嘲。

迴想起我搬進這間屋子裏來的日期，已是四月以前的事了。那時候還是枯寂的隆冬，春風還在沉睡中未醒，我的心也是同樣的冷靜。不料現在搬出的時候，我以前的冷靜竟同殘冬一道消亡，我的心竟與春風同樣飄蕩起來了。啊啊！多麼不能定啊，少年人的心兒！

這一間小小地亭子間中的生活，這一種團聚靜謐的幽味，的確是使我淒然不忍遽捨牠而去的。你試想，在這一間小小的斗方室中，在書桌牀架和凌亂的書堆的隨地，文章寫倦了的時候，可以站起

來環繞地徘徊；地位雖不免小點，然而將那唯一的一扇房門關了之後，這裏面簡直就是你的世界，任你作什麼事，都不怕有人來打擾或窺探。你若是飲着醇酒沉醉的時候，你儘可把你那心愛的姑娘寄來的信捧着狂吻；你若是正沉在黃連的苦汁中，你也儘可對了鏡子看着你自己用舌頭嘗自己頰上淋下的清淚。你可以……呵，這裏面有說不盡的幽靜與優游！有說不盡的自由與空博。住在這裏面的簡直就是這方丈之地的王者！我是怎樣地驕傲啊！——然而好夢不長，我現在已經從那裏面遷出來了。現在的新居雖是也有那舊地所沒有的趣味，然而迴想起那裏面生活的情形，我仍是不免有無限的緬念。

在那裏面，當晴暖的冬日上午，日光從南向的排窗射到桌上的時候，我可以靜靜地細吟我心愛的書。下雨的天氣，聽了雨滴灑在那頂上水門泥的曬台上的聲音，更令人有悠然出塵之想。當斜陽抹過了屋脊的傍晚，推開了西向的小窗，在西方的天

際，那兒你每日至少總可以看見幾道金碧的霞光在凝雲中閃耀。暮靄漸漸聚合了，晚炊的淡煙模糊了鱗似的屋脊以後，你更可以看見幾排冥暗的街燈，在夜風中閃動。你若是中夜因了事不能安枕，你可以起來倚在這窗口，你仰首望天，燦然的羣星定可以使你將自己和全盤的世界全消滅在宇宙的莊嚴靜穆中，而不再對塵世有所執念。幾處大商場的不夜的羣燈在天際放出了紅朦的反映，遠方的摩托車聲和幽幽的犬吠在夜的空氣裏緩緩地騰上，你見了，你聽了，你更可澈然了悟，鑽透了哲學者所顛倒着的大謎。——這一間小室中是有這樣多的蘊藏，然而我現在已經不得已地棄牠而去了，這叫我每想起了怎不要有無限的惋惜？

我們工作的時間，多半是在夜晚。在和靄溫靜的火油燈下，我與了我同居的朋友——這間屋子的主人——對面而坐，我追求着我的幻夢，紅墨水的毛筆和令人生悸的稿件便不住地在我朋友手中翻動。我的朋友生着兩道濃眉，嘴唇微微掀起，沉

在了過去的悲哀中的靈魂總不肯再向人世歡笑。雖是有時我們也因了一些好笑的事情，而開顏欣笑，然而我總在笑聲中感到了他深心的銷沉和苦寂，我從不敢向他問起那已往的殘跡。我怕片時的迴憶會使他破碎的心房又遭擾動。我也怕會引起了我自己的自傷。然而我們自己辦的小小的刊物，却就是這樣從這裏面一期期的產出了。我看見我們親手寫的字已印在白的紙上，我抬眼看看產出這些字的人物和房間，我總忍不住會啞然失笑。

我於此悟出了上帝的聖殿，為什麼在這世上永遠不會滅跡的道理了。

在我搬出的那一天的前夜，我幾乎一夜沒有安睡。我在室中四處盤桓，我又將窗子打開看看外面的鄰景，我想起居了幾個月的房子如今一旦要搬開，屋雖是木然無言，然而人怎能忍得住不淒然生慨呢？此日一去，今生大約再不會重居到此地來了。這樣一想，我當時確是感到了人生的無常和虛幻。

何況我當時心中還有不好意思告訴人的惆悵哩！

我的幻影在那時恰巧在我眼中消滅了。

我失去了我的幻影，同時我又要離開我這安住了幾個月的幽居，這令我對於此次的遷移，怎不要突然改變，變得善感多愁？

遷居的情懷如今雖是已成了過去的殘夢，然而當我今天執筆追寫這段文字的時候，我仍不免要黯然心動。

我假若是可以再回到我那間屋子裏去看一次啊！

十五年四月二日下午

惜

別

你別

9-4

8

15

我將眼睛閉起，想像在一間小房之內，兩人面對面俯首坐着，黯然無語；時間是深夜，空氣極靜謐，燈油盡了。檯上祇有一隻洋燭，被從沒有關緊的窗隙中透進的夜風吹得火燄搖搖不定，一顆顆的白熱的融蠟祇是從上面繼續的淋下……

——呵！蠟燭有心還惜別，替人垂淚到天明！

被自己的聲音一驚，我的幻象破滅了。悠悠地將兩隻倦眼睜開，望望桌上的時計，時針正指着半夜的十二時。房中祇有我一人。

啊，朋友，今夜我真不能不驚異我自己的性格

105

的改變！我是少小離家，長年飄泊，多年沒有歸過家的人；然而無論是在落寞的春宵，是在淒涼的秋夜，任是聽過多少遍哀怨的鵲聲，任是看過多少遍圓缺的秋月，總不能打動我的歸思，我也從沒有作過還家的鄉夢。我又是自標孤高，自矜冷潔的人；我見了少女的情書，能微笑着摺起放在一邊，毫無所動，我見了朋友們在讀言情小說，能笑他們還沒有做醒少年時的迷夢。然而料想不到今夜，這個餘寒料峭的春宵，我想起了你明朝便要離開此地，竟不知不覺地重墮紅塵，恢復了我少年時善感的心情。我想起了你要走，我心中生出了無限的惆悵！

呵，朋友！人世無常，滄桑多變，在這莽莽的塵世間，滄海一粟的我們，能忽然做了幾個月靜默的鄰居，在表面看去似是平常，而仔細想起來實非偶然，這其中實有冥冥的操縱。不料現在桃瓊未報，我們遽爾又要分離，這叫我怎得不惆悵？

我在悄靜的黃昏，一人肩了畫架從郊外作畫歸來的時候，看見了路旁成浪的叢墳，我總要生一

種空漠的悲哀。我回來拿鏡子照照自己的顏容，朋友，我們雖同是年青，然而今日的玉貌綺年，正是來日的荒丘白骨，這叫我想起了怎不要寒心。想起了這些，人世的榮祿又有什麼滋味？名譽是什麼？金錢是什麼？畫學好了有什麼？文章做好了又有什麼？短短的人世幾十春秋，我們若失去眼前實現的享樂，那身後的芳名，所給我們的功效，恐怕還及不上棺外的黃土。哲學家教人去追求永恆，宗教家教人去信仰天國，在我看來這都是虛誕，都是騙人之談，我們所應追求的祇有眼前的實現，祇有實現的青春！

呵，朋友！你，我，我們現今同是在青春的年華，這一點，這是我們自己所應當知道的事，這也是我們應當警悟的事。我有時在電車上看見對面或旁邊坐了老年或中年的人們，我總要生惡嫌。我起先還以為這是我的習慣不好，後來才知道這正是應當的事。呵，朋友！你拏鏡子去照照自己的顏容，你再迴眼看看那將近三十或過了三十的人們，你當知道我的話實非過甚。那失去了青春的人們正是

應當被嫌惡的，祇有我們才足以驕傲。他們在我們面前不過是些已往的殘墟與敗葉，僅有我們才是青春的王者！尤其是你，你，髮上圈了玫瑰花冠的人兒！

呵！我髮上圈了玫瑰花冠的人兒，我為什麼要向你寫出這些傷感的話？這便是完全因為你不久便要離開此地；因為你要走，使我所生出的惆悵！

呵，朋友！人世是這樣的無常，人生是這樣的虛幻，紅顏易老，好景不常，我們同是在青青的年紀，能忽然相逢在一起，這實非偶然的事。我雖沒有同你作過深談，然我深知道你的私衷當與我一樣，當同在感謝這蒼天的厚賜。我方期在無語的靜默中，在偶爾進出時相遇的一面中，能永遠地將我們這幸福繼續下去，使我們的青春得不致寂寞。那知好事多磨，我們遽爾又要分離，你要搬開，我不久也要離去此地。

呵，朋友！當這個消息傳來的時候，我心中是怎樣的傷感，這恐怕除了與我處同樣境地之下的你

以外，沒有第二人能想像得出。這十幾日以來，我的靈魂像預知將要失去唯一的依靠一般，總是彷徨不定。我不能再安心讀書，我不能定心作畫，我每日祇是無目的地沉思。朋友們都說我近來的神情改變，我也自驚我舉止與往日的不同。我曾經與過最知心的朋友永別，我曾經送過最親密的家人遠行，我都不曾動心，我料想不到這一次，我們不過是才結了一兩個月並沒有深談過的鄰居，因了你要走，竟使我變動得這樣厲害！呵，這是什麼原故？

我雖明知即使到我們都搬開了以後，我們的相隔依然不遠，在路途中依然或可得到無意的會面，然而我總止不住要生出萬端的惆悵。呵，朋友！人世是這樣的多變，青春是這樣的易逝，或許在冷靜的今宵，有無情的惡魔會將我攫去離開這不幸的世界；或許在未來的明朝，有多情的天使，要將你帶到更幸福的樂土，那這漫漫的一別，便要結束了我們幾個月以來同享着的幸福，這想起了令人怎不惆悵？

總之，想起了我們不能再這樣在門前或樓梯上得到不意的會面，不能再住在一起，我對於這次的分離，是感到了無限的惋惜！這幾個月中的情形，是永遠鐫刻了在我的心頭，我但願你也永遠莫輕易忘記。

我從不曾寫過這樣的東西給人，然而今夜，無名的惆悵薰陶得我惴惴不眠的今夜，我望望檯上的洋蠟，聽聽四週息息的夜聲，再站起來看看窗外天上閃爍的春星，我想起了你不久便要離開此地，我不覺萬感迸集，便寫出了這些。呵，飛蓬飄絮，聚散無常，這叫我怎得不惆悵？

如今正是天曉的一刻，春寒料峭得非常，你安睡在溫暖的柔被中，或許正在做着青春的佳夢，你大約總不知道在這間房內，有一個人，因為你要走而惆悵不眠，伏案深思。——我適才聽見你從睡夢中發了微微的一聲嘆息，呵！你有怎樣不如意的心事？你莫非也在深心痛惜我們這不情的分離？

這篇東西，你看了或許要低眉淺笑，笑我這平

日並沒有和你多談過的人，也居然能縷縷狀出你心中的蘊藏。是麼？好了，我並不要多求，我祇求你莫輕易忘記我們這幾個月靜默的鄰緣。至於這幾個月中，我或許有一二驚犯之處，也都望你原諒。

恕我擾亂了你甯靜的心房。

十五年三月十五黎明

人 去 後

在這世界上，“神祕”和“不可思議”假若尚有存在的可能時，那我現在心中的感覺，簡直是最神祕最不可思議的了。我現在真不能講出我心中的感覺，究是怎樣。我祇覺得我心中空空洞洞，淒淒涼涼；我心灰意懶，我好像已被劫奪了一切，對於任何我都感不到興趣，我沒有一點能動的勇氣。我不再有精神讀書，我不再有心思作畫。——學問和名譽現在對於我又算什麼？我眼看着翻倒的墨水瓶，墨水從瓶中流出，流到桌上，從桌上滴到地板，污濕了我掉在地上以前心愛的書，我也不再有閒心去將

牠拾起。——我將牠拾起了又有什麼用呢？現在有那一樣對於我還是有用，當我失去了我的靈魂以後。

呵！在不久之前，我不是還意興蓬勃，勤惕好學的麼？現在怎突然就變了這樣呢？呵，我不知道！我怎能講出？這要問你，這只有你才知道。呵！我的朋友，我唯一的朋友！我的莊嚴的崇拜者！

啊，我的崇拜者！你若預知道當你走後，這幾天中所給與我的惆悵與悲哀時，我知道你是再也不忍那樣不辭而別的了！在你將要離去這間房子的那一天中，我將我自己關在這間小房內，我聽了你家將東西從樓上一件件吊下去的時候，我聽了你進出的腳步聲，我好像本來立在一面萬花寶鏡之前，突然起了一陣濃霧，一切都在我眼前…………

（原稿中綴）

十五年三月十七日

以上兩篇短文是在將近一月之前所寫，後一篇還沒有寫完，便因事中止了。

這兩篇文章，現在對於我已成了個莫大的罪

狀。因了這一點文章，我現在已將我自己重墮到地獄中，我又親手斷送了我的朋友的一生。

雖是在這二十幾日中，因了這一篇文章的原故，使兩個不相識的人，竟能並肩在人世的園中遊了幾小時，然而我的這位親切的朋友的一生幸福，便也因此送掉——我自己是一無足惜的。

這件事將來或漸漸會為世人所知道。不過現在我在此很不能詳講，我也沒有這個忍心。

我因了傾慕這個人的原故，竟因此反將這個人的一生幸福葬送，這件事對於我自己是怎樣地慚悔，怎樣地心傷。照理我本不應該再苟活在這無情的人世。不過現在因了我已將我的全個心身獻給了這個人，在我未得到我的所有者的允許之先，我是不敢擅自將我自己毀壞的。

我現在祇等待這一句莊嚴的鈞示。這大約再隔三四日後，便可知道，到那時便什麼都可解決。

或許我的主人不要我現在就逃出這世界，那我今後慘澹的餘生，也是要全獻給我的罪過。我的

罪孽誠是永世洗不淨的，然而我要粉碎了心身去作萬一的懺贖。

我若能有死去的幸福，那現在這短短的幾句話，或許成為我最後的一篇也未可知。我若能死，待這篇文章印好出世之時，恐怕我的罪骨早腐化了！——請莫寒心。負罪的人，原不應偷生人世的。

上面的兩篇短文，我本不願發表。不過我想起了印出之後，或許可以作為我的一點懺悔，於是便在這裏刊出了。

今後或許會再有寫文章的機會，然而像上面那樣的東西，我是再也不能，再也沒有資格，再也不忍寫的了。我要永遠避免春風，我要永遠避免桃紅。今後我的心中，我的眼中，我的肩土，祇有這一件永不會卸除的罪擔！

然而我決不會頹喪灰心，假若我不死。爲了報答我這位朋友的原故，我要分外的勤奮與努力。

我心中並不悲哀，我此時只如大水後的荒原，空空蕩蕩，沒有一件掛礙。——我自己親手造成的

罪孽，正是應該我自己無言去承受，我敢講這是悲哀麼？

本來是一株生在幸福的樂土上的花兒，因了我的原故，竟突然墮到了悲慘的地獄裏，我怎能洗淨這樣的罪過呢？

我現在已是一個永不得赦免的罪徒。

迴想起寫以上兩篇短文時的情形，我已恍如隔世。

文章寫得很不連氣，然而我有什麼方法可想呢？叢罪之軀，生死不遑，更有何暇顧到這些！

我若能死，這一點短文，或會是我最後的一篇了。

十五年四月十二晚臨後附記

偷 生

在絢爛的春光中，本不應再偷生的我，祇因了責任的關係只得又腆顏苟活了。近日，因了朋友的敦勸，更從上海暫時轉徙到了這曾經飄揚過十里錦帆的揚州。

揚州！在平日，我也曾豔羨過她往昔的繁華；我曾憧憬過那二十四橋上的簫聲，那瘦西湖畔的垂柳，柳陰中的畫艇，艇上的姑娘。然而當我這次披着灰黑的罪裳垂了首真來到此地的時候，我却甚麼也不再感覺。我祇知道我四週是另換了一方土地，是不赦的罪徒新遷了一次囹圄。這異地的風光，

祇有更使人對於那朦朧的前塵，激起了切膚的惋惜。

一個人既有了洗不盡的罪愆，而想去暫時卸開逃避，這本是不可能，而且也是不應該的事。近數日中，我確有點懊悔來到此地了。

在此地，表面上雖也隨和了尙不知道我的事情的朋友們，強顏談笑，然而深心中的苦味，卻無時不使我咬唇幽嘆。我喫了一次飯，講了一句話，在立刻之後，自己便對自己起了譴責，覺得這總是不應有的舉動。我現在但願不見一個人，不說一句話；但願整日地長跪在一間暗室之中，自己默思自己的罪過。

近來祇能睜了一雙眼睛空想，已不再有眼淚滴出。大約連淚珠也離棄我這個永世不可道的罪人了！

我若僅是誤殺了一個無辜的好人，我恐怕早已飲劍相償，沒有一個問題。無如現在又不是這樣。我是睜着眼睛，自己看着自己，親手陷害了自己所

敬愛的同伴，這又豈是一死所能了結的呢？若是死可以了結，我恐怕早已了結我的罪案了。

以前我尚相信自殺可以解決一切，現在才知道不然。自殺還是等於逃避，等於卸罪。我若自殺，我依然不能卸掉我的責任，洗清我的罪過。我只有更辜負了他人。

既不敢撞死，我現在祇好忍羞偷生着，偷生着以待那適當的時期了。我每日謹馨香默禱，但乞那九漢的青鸞能早日頽臨，以便罪人可以決定最後的行止。

這次的出來是號稱作畫，於是我便不得不勉強塗了幾幅。然而畫雖畫了，自己却覺得幾乎不像自己所畫。好壞更是茫然。朋友們問我對於所畫的怎樣，我每祇會搖頭。本來在現在的情形之下的我，這世間那裏還有引得起我興味的事物？我不過想減少他人的詰異罷了。所作的畫，幾乎完全不是我心中所想畫的境地。

我現在心中祇浮着這樣地一個畫境：深夜之

荒漠的曠野中，天上沉黑，無星無月。在暗黑的天中，却現有一個銀潔的白十字架。從十字架上散出的輪光，映着地面上有個披髮的少年，黑衣長跪。在仰天暗泣，自己撕裂了自己的胸膛，將心臟捧上，用眼淚洗濯那永世洗不脫的斑紋。萬物都埋在無底的黑暗中，祇有十字架和架下跪着的少年。

這是我所希望想達到的一個境地。祇怕終不會有實現的幸福。

現在若有人來溶解我的心臟，恐怕祇得到一灘黑色的苦血了。

這幾日中，我未照過鏡子。我沒有走近鏡前的勇氣。我現在究變成了怎樣，我自己也不明白。然而早幾十日的風豪，却分明是無疑地離我而去了。

現在總算還偷生苟活着，然而日後怎樣，我自己也不得而知。我的自身早已不是屬我的了。

不久還是要負罪重來。不知下次執筆寫的時候，我又會變成了怎樣。

十五年四月二十九夜，揚州。

歸 來

造物者大約因爲不甘於眼見兩個不應享幸福的人兒自己創出了自己的幸福，於是便在暗中埋下了一絲禍根，播成無底的煩惱，在這無可避免的權威之下的喘息者，眼見得自己做了命運的犧牲，喪失了珍愛的同儕，然而又無法可想，於是祇好在痛徹心髓的悲苦中，含了兩眶熱淚，聽着朋友的規勸，暫且逃到外地去了。

子規總不肯停住她的悲啼，痴心的精衛在一息未絕之前也永不肯忘記她銜石的妄勞；我縱身到異地，我又怎會離去我的創痛呢？

在異鄉的十幾日中，我每日白晝昏昏地苟活，每夜一人在枕上掩泣深思，自懺自己的罪過。我不知春光怎這地老去，我也不知異鄉景色怎樣地可欣，我祇知地老天荒，變盡了宇宙的一切，恐怕我的罪還是依然，依然不得解脫。

在紅英腿盡枝頭的悲抑的空氣中，灰白也零星地染上了我的黑髮，我是日日在撫心思罪，以求早死。

然而我終未得死。死實在不是簡易的事。於是我又祇好重拾餘生，離去了那古靜的揚州，重回到這流浪了多年的上海。

負罪逃去，負罪歸來，這半月，祇老去了薄命的春光，一切都是依舊。可怖的已往依舊可怖，無望的將來依舊無望，祇有在半月昏亂的流光中，將永不會再來的前塵鐫刻了心扉更深一級。

在異鄉已經是繫不能忘；此次歸來，一下了征車，此心更立即頽然離了殘敗的心房，飛嚮那遙迢的一角；在一角上小樓的一隅中，黯淡的燈光下，靜

聆那從一個本來是充滿了幸福的深心中所發出的低微的幽嘆，沉抑的咽鳴。——嘆聲斷續，震動了一個少年的靈魂的深處的安甯。這也是罪人唯一的慰藉。

然而這僅是殘敗的靈魂所生出的幻象。當實現的週遭驚破了慘澹的夢境以後，我祇有益發焦愁。

太沒有剛毅的果決心，這怕是我唯一的弱點，也怕是我受苦的根源。事情發生至今已逾匝月，我心中雖是無時不在輾念之中，然而實際上仍是一籌未展。我忍痛逃去，我含淚歸來；半個月苟竊偷度的生活中，祇更白了我幾根黑髮，多受了幾次殘酷的迴憶的蹣跚，其餘一切都是依舊。啊，時日是這樣無可挽留的過去，他人是在那裏引領相期，我究要怎樣做啊！

兩條路已展開在我面前。一條是甘心在不赦的罪中沉淪；率性離去這煩惱的淵藪；一條是任隨了環境的推移，也來勉強着演一次自己所痛惡的

人生的醜劇。他人已將這兩條路指示給我，我也自知除了這兩條路外，別無他路可行。

我究要怎樣做呢？我沒有鑿死我自己良心的勇氣，但是走了後一條路，我又不忍眼見將兩個純潔的靈魂一同毀傷。啊啊！我究要怎樣做呀！

歸來已逾四日，在表面看去，我是似乎已能暫時放下這件不幸，來安心作事；其實我的深心對於已往的悔惜和將來的焦焚，祇有更深更烈，不過我現在是忍着掩藏在心的深處，不使洩洩出。

在午夜的迴醒中，在曉色還朦朧着的黎明的枕上，我睜着眼睛想起了我這次所造出的罪過，真不知有幾多次我用手指擦乾了凝在我自己眼角上終不會流下的枯淚。我將頭曲枕在腕上，一月間的迴憶直使我淒苦欲絕。我咒詛着為什麼沒有一件意外的災禍能使我遽然可以將這負罪的殘殼消亡！

事情是使我如此地憂傷，而我又不肯冒昧地死去，苟延殘生，我現在祇好暫且這樣地過下去

了。

我這樣偷度下去，將生命的主權全交託於命運，以待一個適當的時期。我是永不會忘懷的。祇要有一點時機能使我可以略贖我的罪過，我是願意犧牲我的一切。

未出去時是如此，歸來了仍是如此；我叱責我自己的無能，我也憐憫一個康健的少年竟因此也萎靡得消失了選擇的才能。兩條路中終沒有一條可以不加增我的罪過，我祇好暫時這樣遷延下去了。

命運是決不允我這樣過去的，我靜等待着牠最後的擺佈。

本不必再寫什麼，祇因近來只有執筆時才略可慰藉，我祇好任牠斷續地寫出了。

暮雨蕭蕭，我在靜中想起了我的已往，想起了我的罪過，我嘆息我為什麼不在早歲夭亡！

十五年五月十二雨的黃昏

春 蠶

房中很靜謐，空氣中夾着有薰人的暖意。我像中了酒般，祇是昏沉沉地想要睡去。

沒有氣力再支持了，我便懶洋洋地往椅背上一靠，於是捲在手中的一冊李義山底詩集也落在了地上。

本來是真想睡去，但是這冊書落在地上的聲音，於寂靜的週遭中，卻又將我從昏沉中震醒。我垂眸斜睇了一下掉在地上的這一冊書，我又立時從睡中被帶到了另一個幻界。

我看見在一枚小小底灰色的盒子中，在一角，

有一匹春蠶正在痴心地織着他的繭。上，下，左，右，他不住地在輾動着他小小的身體，努力於自縛的工程。

繭兒漸漸地成了形。在銀白色的朦朧的絲光中，於是這位獻身的英雄的身體祇隱約地可見。

身體很小。這顯然是嘔盡了英華，快達到最後的一幕了。

——呵，春蠶到死絲方盡！……

我喟嘆了一口長氣，立時又從幻想的思鄉中，墮回了這殘酷的實現的世界。

捨去了自己葱鬱的青春，以追求那飄渺的夢想，但是待到夢想快達到無味的實現時，我們的英雄却早又木然無覺了。呵！這實現的悲哀！

於是我便想到了在這不幸的世界中的一個不幸的人兒。

幾日以來，此心如大海中失了羅盤的孤舟，紛然無主，究不知何適爲是。我不知是生辰的不幸累及了我，還是我的不幸累及了生辰。

也曾準備好了一切，想去悄悄地投在 Nereid 的懷中；但是當我想到這負罪的殘殼，在奔濤中被海鷗追啄着時，一定有一個人每夜在枕上哀泣着想在夢中追尋他的遺神，於是我建築好了的決心，便立時又都崩潰了。

可是，我又能看見，我這崩散了的決心，愈散愈細，漸漸又散成了海灘旁潮濕的輕沙。沙中陷着一位偶然到人間來遨遊的女神，低眉待救。——這原是出了她的意外啊！

從何處救起呢？沙的本身就是災禍，於是外來的幸福，也被牽連着一道喪失了。我幽然長嘆。

這幾日內，我便是這樣地陷在兩難中不能決定。我沒有自振的勇氣。我也沒有能力拯救他人。

以前我尚自信英明，現在才知道人類實在是無能，我尤其是無能中的最甚。不知何故，我一起了殘厲的決心我便看見有一個人在聳肩悲泣，哀悼自己的孤獨。於是我的心又搖動了，我終不肯絕望。

啊啊！這一點終不肯絕念的痴心，這怕是春蠶最後的一寸絲了！

春光久已老去，我不知道何日才是這個灰暗色的玫瑰繭兒完工的時辰。

五月二十日

血

在朦朧的曉色中，我頹然離了可咒詛的枕夢，
攤開了一冊書，捺着鱗傷的心房，倚了窗欄緩緩地
披讀。

讀了幾頁，我感着喉頭有一陣癢厄；咳嗽幾聲，
我吐出了一口痰。

天色漸明。偶然低首，我瞥見了適才吐出的痰
中有殷然的紅色。俯身細看，果然，是猩紅的凝血。

我故意試咳嗽了幾聲，所吐出的依然還是。

像有一陣冷風襲來了似的，我忍不幾了打住
個寒噤，身體立刻軟了下來。

接着又是幾聲嗆咯，又吐出了幾口。

我再立不住了，立刻頹然退坐了下來。一種無可逃避的恐怖襲滿了我的全身，我的身體像要飛散了虛空。

蒙眛迴想，在驚駭中，已往和未來都一幕幕地決出了！

以前是怎樣的風流俊美，漸漸地凋喪了，消瘦了；失了色的嘴唇，鈍然的目光，收縮的雙頰；嗆咯，蒼白，血！血！腐爛！內部的腐爛！……

我不敢再想下去。儘量的長吁了一聲，我又咬着嘴唇將頭抬了起來。

是誰使我如此的？

不知從何而來的這一句反省，立刻將我從驚駭中提醒。我想起了我的事情，我忍不住淒然慘笑。

安慰和愉快輕輕地在我心上浮起，我不再恐懼了。

啊，血啊！你吐罷！你盡情的吐罷！我但願你成爲耶穌所最後喝剩下來的苦杯，可以讓我從這杯

中,用自己的血,洗盡自己的罪過!

我是儗效你的典型了。爲着同伴的原故,我甘心將自己釘上了十字架,毫不悔怨。

五月二十五日

謝 忱

是一個悄靜的黃昏，綠衣人遞來了一隻茜紅色小巧的信封。在水白的電燈光下，我開絨細讀，幾月以來收斂着的玫瑰，今晚徐徐地開展了。輕香騰度，嬌笑便一圈圈地在一個人的頰渦中蕩漾。

迴首凝想，昨日的幽嘆還默默地在室隅徘徊未散，今朝怎就這樣？

我俯首無言，暈紅飛上了凋喪的雙頰。一切的神祕和偉大祇應歸給於上帝，人是太渺小了，我在低眉這樣地申辯。

信上說：生雖是無聊，然而死也未免懦弱。今後

的生涯應當彼此努力於樊籠的拆卸。待到羽豐力健，自可舉翅冲天。終不信修寥六合，無一隅可容雙翼安居。

——啊，可謝啊！這虹橋一座，起自於深淵絕崖之間！

我忍不住再輾然的笑了。我笑的是：在冷冽的冰懷中，由一個痴心的人不絕的貼熨，終於迸出了一朵奇葩。

羅盤是失而復得了。我彷彿看見在黃燥的大沙漠中，一隻孤旅的駱駝，又得着他被劫奪去了的良善的引導。

今後，在孤寂的人生道上，雖依舊是蒙着灰黑的面幕，然而肩上的擔負中却分明是充滿了榮光，我有了我尊嚴的使命。光明在引導我，我不再彷徨了。

無盡數的謝忱，我謹獻給我敬愛的同伴！

五月二十六日

教育時代
代的心眼
滋潤
新

今後的生涯

陶醉的春華已成過去，新綠已染遍了枝頭，是大自然工作的時期了；近數日中，我也新進了一重生活，是受過了悲哀的洗禮的以後的生活。

迴首前塵，劫痕猶斑斑在目。偶一念及，餘痛宛然，終無勇氣敢再去仔細翻尋。所幸蒼天佑我，如今總算已另進了一重世界了。

念及幾日前的那一封來書，我是再也不敢任着自己再這樣沉湎下去。雖是這殘殼已難望恢復，我終於勉力自整。

走到久已不照的鏡子前，望一望自己的顏容，

憔悴，已迥非往昔的豐腴。所幸這兩日口中已不再有紅液吐出，大約人定終或可以勝天。爲着旁人的原故，我是在日日祈禱我切莫竟這樣忽忽地凋亡。

架上林立着的前代許多天才的心血的凝晶，都在引領期待我去追尋他們所遺下的寶藏，我是怎麼也不能再這樣昏沉了。

迴顧肩上的擔負，我更願我能早日恢復以往的健康。

——結束鉛華歸少作；今後的生涯，爲着唯一的侶伴的原故，我是要全獻給我的事業了。

十五年六月二日

無 題

這幾句話是爲你而寫。不是爲那我所敬愛的
侶伴，也不是爲那與我並不相識自遠道寄了一封
書來的那位姑娘；是特地爲你，你這純潔而天真的
人而寫。

第一，我先望你不要恨我。因爲有了恨，便會有
愛。在你無邪的心中，這兩件都是不應有的。這都是
不幸福的東西，你切不要去惹牠們。宇宙的原始本
是混沌，沒有光也沒有黑暗，所以也不會有悲哀有
歡樂，也不會有愛有憎。自從人類的智慧有了展進，
什麼便都變了。你且看看這個世界，你就知道我的

話實在不錯。你不要以為我有了愛是很幸福的。你錯了。愛實在不是幸福，實在是最可咒詛的東西。祇有你現在才真是幸福。——但是，你要小心，你切不要燃起恨我的意念。因為假如你這樣，你便要失掉你的幸福了。

其實，像我這樣已經喪盡了天真的人，也並不值得使你恨。天國是屬於小孩子的，我在你面前不過是奴婢中的奴婢。我連俯身下來給你繫鞋帶還不配哩，你又何必捨了自己的尊嚴來恨我？

不要恨我罷！我是不值得在你心中佔據一絲一分位置的。

其次，我望你趕快將那許多幻想拋開，恢復以前的樣子對我，要忘去一切，切不要執拗。夏日的暴雨是怎樣地容易乾燥，秋空的浮雲是怎樣地容易消散，你也要照樣將那許多不該在你心中想起的事拋去。你拋去了那些，你便可以握住你的幸福，我們也可以永久做一個無猜的朋友下去。不然，……

現在想起，我確是不該強着要看那一封信。然

而你動筆寫出了，你也有幾分的不是。你既寫了，你又不願給我看，你也該率性將牠撕碎拋散，又何必故意將那信上我的名字露給我看呢？我見了我的名字，爲好奇心驅動，自然是忍不住要看的。但是我却沒有想到，你在信上是那樣的寫法，我看了後你是那樣的不安！

其實這也沒有什麼緊要。你原是寫給我的，我看了，正可以達到你寫這封信時的初意，你又何必那樣的不安呢？你不要以爲自己一件隱藏在心的深處的潛意給人曉得了，自己覺得難堪，其實這正不要緊什麼。祇有，假若你沒有給我看見，你才反會真感到不安哩！因爲你是天真的人，小孩子的心是用水晶琢的，不應當有什麼隱藏，也不應當懷着什麼不肯告訴人的意念。祇有我們這班喪盡童心的成人，才會有顧忌有掩飾，你切不要學這不幸福的舉動。好在這封信祇有我一人看見，你原是寫給我的，現在旁人既不會再看見，你更可安心了。

謝謝你的盛意，留心到我的殘疾，問我現在可

再吐血沒有。現在告訴你，我已經沒有吐了。不過，你爲什麼這樣關心我，關心我這有很複雜的背景在後面的疾病呢？你若是出自很純潔的同情心來問我，我是很感激你的。不過我從你的話中，已經看出你這樣關心我，你是另外有一種野心存在——你看，成人的觀察力是多麼可怕啊！——你是想探出我的病源，以使用你的靈藥，來被除我的病根。你若真是這樣存心，你便有點不應當，因爲這是煩惱的舉動。這種病，祇有我們這樣從幸福的樂園被逐出了的人們才會有的，你最好是不要過問。我很沒有勇氣和忍心敢將這樣煩惱的事告訴你這天真的孩子。你不要關心罷，我已經好了。

此外，你問我爲什麼那樣與她要好等等，這又是你不能了解的事，我也不願告訴你。橫豎你是很聰明的孩子，你自己慢慢自會知道。

那一封信，或者與我的意料相反，你不過是以遊戲的態度，寫來向我開玩笑的。我但願你這樣。你若這樣，你才真是一位可愛的孩子，我但願你永

遠保持這無猜的天真，永遠這樣地對我。你一日不變你天真的態度，你的幸福是一日不會失的。

適才所講的若真是不錯，那麼，以上的一切可以都稱為廢話了。廢話！廢話！一切都是廢的，尤其是我以前對你提起過的那個“愛。”

如今你已經遠在異地了，夜深入靜，我想起了日前你走時沒有給你送別，又想起那一封信，於是便在此地寫出了這些。以你無邪的慧眼，你看這些東西寫得怎樣呢？我祇要知道你的意見，成人的批評我是不管的。

她，我現在依然還是十分地與她要好。這是阻止不住的事，這是不能解釋給你聽的事，你且暫時不要過問罷。

少小離家，你不覺得寂寞麼？同居的姊妹對你可好？我是在等待着你能早日歸來，你回來了，我沒有什麼旁的可告，祇是近來新近又添購了幾罇很好的香水。你來了，我們可以重拾起以往的生活，你依在我的腕上，我將一瓶一瓶的香水給你品較，我

們可以逐日將不同的香料灑在身上，驕傲她們。

何日回來？能早點最好。除了香水之外，我還有兩盒極好的粉。我自己用得很少，一切都等待你來同樂。

最後，我再真誠地告訴你：你若真想要曉得那些神秘的事，你且不要心急，好在你是聰明的女孩子，再過幾年你自然都會了解的。

十五年六月二十日

靈魂的歸來

浸壓在梅雨勢力中的江南，簡直消失了盛夏的意味。在綿密緊湊的雨聲中，那不時捲進來的一兩陣潮濕的涼風，拂到坐在屋子裏的人的單薄的衣上，令人止不住索索地有點寥落之感。若不是壁上的日曆還分明示着舊曆的五月，我真要疑心是飄泊在天涯的浪人，忘記了時節的變遷，是長夏已去，又輪到簾捲西風的時候了。

就在這樣一個雨咽風鳴的清冷的黃昏，從淋漓的綠衣人的手中，我接到了一件沉重的封函。不用拆開，僅由我在一瞬間消失了力量的心房，迴想

起早幾日的所言，我已知道裏面蘊藏着的是一些什麼了。

這裏面是：癡心人朝夕用熱血所培植成的貝葉，本來是貼伏在一個溫靜的心旁，如今竟因了新生的荊棘，要擾及他的安寧，祇得又暫行重回到故主的懷中了。這是，夢的回顧，是靈魂的歸來。

啊啊，這靈魂的歸來！

用戰慄的手，將這縝密的小包打開，從那黑而細小的字跡中，我看出了短促的生命的歷程中底過去的波痕和可咒詛的愛底往蹟。有玫瑰色的微笑，也有慘怖的血的凝晶。

將這許多白色的片形展開，我能喚起他們產生的背景和時日。有的是在靜默的深夜，流自一個為工作所疲勞了的筆尖；有的是在朦朧的黎明，發自一個還沉湎在夜來枕夢中的心靈。有的是思潮湧時的千里長流，有的是層岩疊蕩中的涓泉細滴。有強顏的慰藉，有掩隱的呻吟。

將這許多重讀了一遍，我是用手按着止不住

震慄的心房，將一去不可再來的悲苦的前塵，狠心去重搜撥了一次。

迴想起這一疊紙的遭遇，我又不能不嘆息殘酷的命運之神太無所不用其惡技了。在早幾日，這一疊函箋，還在一個溫柔的掌中，每於無人的靜地，被悄悄的展開了細讀。讀時，在沙漠中能迸出了清泉，在冰雪裏能開出了玫瑰。雖然有時也會，清朗的天上突染起了灰暗的愁雲；歡樂的園中，被撒入了悲哀的種子——然而無論如何，他終是在盡着他的使命，於寂寞中去作無望的安慰。

可是，如今竟受着命運的強迫的指揮，不得不捨棄了他可依戀的樂土，在緊密的雨絲中，重回到我這裏來了。我這裏雖是他的故土，然而這僅是一個被毀壞了的故鄉。是已消失了往昔的繁華，僅遺下令人喟然興慨的殘蹟的墟落了！

啊啊！我歸來的靈魂，我親手創出的生命！你休要自悲遇害，感嘆你的寂寞，這原不過是暫時的驚擾，短時間的失據。再過幾時，待到旅雁南來的秋

日，在紅葉染遍了西郊的絢爛的天氣中，我仍是要使你重飛回她的懷中的。

我不怨命運的顛倒無情，我但願這霉雨時期能早點過去。

七月五日

生 離

一種淒涼欲絕的意味在我心頭盤旋，一封信握在我軟而無力的手中。這隻手，在以前，曾被譽爲超過了美好的形式的，曾引起了不少人的野心的，然而現在已成爲一件往昔繁華的遺蹟了。

信上說：爲避免舊勢力無謂的驚擾起見，在回去以後，一切的消息都祇好暫時停止了。然而不要悲傷，這是無可奈何之事。時間的過去是極容易的，待到銀河重現在耿碧的星天的時候，我們又可以再綴起這中斷的虹橋了。

啊啊！不要悲傷！想起是從怎樣的一個心中，用

怎樣地一隻手，寫出了這樣地幾個字；僅僅從這幾個字中，我已感覺無限的悲哀了！

將信重讀了一遍，我又感覺了一道淒涼像蛇般的在我心中擾動。

窗外雨在浙瀝。

迴想起這過去的半年，爲着我唯一的朋友的原故，我不敢講我什麼都嘗到。我是，凡我所能忍受的，我是什麼都忍受了。我無怨悔地棄掉了我幾年來的素志，無顧惜地放過了少年可貴的光陰。不知有幾多次眼淚來時我偷偷地揩去，譏笑來時我默默地吞下。

然而這些能算什麼！我想起了這正是獻身的友情的唯一的酬報，我是感覺什麼也都帶點甜味了。

最可歉仄的是，將一個純鹽的靈魂的深處的安寧擾動了，在可達到的時期內，我終未能使她回到以前的狀態。我是太弱了。

我確是太弱了。僅僅爲了一點不足輕重的原

因，我終於幾次將已經浮到喉口的話又重行嚥下，於是問題終是問題，光陰駛一般的過去，一切都依舊靜靜地沒有展進。雖然我知道有一個心是在怎樣地期待與渴望。

如今，更因了無可逃避的勢力，唯一的一點慰藉也暫時失掉繼續的效能了。我想起早幾日的一束舊痕，今日的一封來函，我再想想我自己，我真嘆息這又是我自己用自己鑄成的劍親手將這一線的柔絲斷送了！若不是我的無能，何致這樣地被壓束？

方期在這漫長的炎夏中，一瓣心香，能隨了天際涼風，不時吹送到幽靜的樓上，以慰無底的寂寞；那知一紙傳來，什麼都絕望了。啊啊！誰實爲之？夫復何言。

在細雨絲絲的聲中，低首將來書重讀了一遍，想到這個夏日的生涯，我感覺了一種被隔絕的悲哀。雨聲淅瀝，看去是已越破了玻窗，滴到我的心。上。在遙遙的一角，此時能同感覺着的，大約祇有這

一片灰黯的雨的低空了！

夢魂何處？咫尺天涯！

想到萬種情懷，突被可咒詛的傳統思想所隔
斷，我不覺感到了一味比生離還要深湛的淒涼。

六月八日

鄉 愁

“夢裏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

在與同年的朋友的哄然的談笑中，能使我突然啞了口不開或悄悄地避走去的，除了那能觸起我個人的悲懷的話以外，便是提到回家的事了。每提到了‘家’，我總止不住黯然有感，不敢再談下去。

並不是故園寥落，不堪回首，也不是蜀道難行，有家歸未得。家園是雍雍穆穆，依舊保持着世家的風度；假若立意回家，而遙遙長途，也只消一列征車，指日可達。然而我總不敢聽到旁人說起家中的事，我也從沒有回過家鄉。我之所以不願回家，我

是爲……………

寫到此地，突然聽見前面我的朋友的朋友的妹妹喊
“母親”的聲音，我是什麼也不敢再寫下去了。

* * * *

長夏多閒，同居的四位朋友，一位是有家在此，
兩位是已經回去，一位也預備待日起程。在這樣的情
景中，任是聽過了多少遍春暮鳥啼，經過了多少
次勁疾的西風都木然無感^u的我，到此也不得不悻
然心動了。我近日不知怎樣，突然思家，起了鄉愁。

何況我抽斗中還疊着兩封老父催歸的家信。

信上說：父母老矣，倚閭甚殷，至望吾兒此夏能
抽暇一行。須知君子務本，綱倫爲重，吾兒置堂上於
不顧，長年在外，縱學得滿腹經綸，又奚益耶？余爲
此言，意非責兒，蓋期念情深，遂不覺言之切矣。此
函到後，至望吾兒乘暑假閒假，歸家一行，勿再使老
父……………

我確是心動了。按理我接到這樣的信後，任是
有怎樣不能分身的事務，也必要勉力一行了，然而

當我看了信後，我却悄悄地嘆了一口氣，忍住眼淚，將信重放在袋中，又低頭讀我未完的書了。

我是每日在思家，然而總不想真的回去。

一定有人在罵我怪僻了。是的，我確是不該，我願受一切的責訓。

然而我自己終不明白 我自己這矛盾的心理。我不知道我為什麼一面在想家，一面又不肯回去。這尤其是在與大眾談笑的時候，我偶然聽到他們提起家裏的事，我想起我也是有家的人，我正是被倚閭期待着早日歸來的游子，我真有一種極渴烈依戀家庭生活的心，然而待我真的想挾起一兩冊書作歸計的時候，我又在趑趄中將什麼都消滅了。

便是這樣，在這樣矛盾的心理中，逝水的光陰無一刻的停留，我已三年未歸家了。每同朋友閒談，談到故鄉，我總是驕傲地誇耀我的故鄉是怎樣被稱為“龍蟠虎踞，鎮鎮江南，”然而當一提到家裏的事，我卻祇會嘿然無言的走開了。

我自己也不明白我怎樣會變成了這樣。

是三年飄泊，書劍無成，無顏歸見家園父老？還是燕然未勒，錦衣未就，不甘這樣默默地言旋？

一陣夜風，吹散了桌上凌疊的稿箋，給了我說明我對於這些疑問的否認。

然而，我究竟爲什麼呢？

我轉眼望望老父的來書，我真願抬頭高聲回答這發問者：“一點也不爲什麼，我明日就回去了。”我真應該這樣決定。但是我知道，明日踏上了征車欣然回去的却正是我的朋友。我是依然……

早幾日讀Loti的“The romance of a spahi,”讀到這位兵士在渴想家鄉的時期中，得到了可以回去的權利，却突然甘心與旁人調換，讓了人家回去，自己依舊在荒酷的沙漠中作還鄉的沉夢。我讀到此地，不覺怵然驚起，難道這兵士別有存心的舉動也染到了我的身上？

我之不願回家，是爲了怕將懷鄉的美夢撕破？是爲了不願使實現的感受將飄渺的情懷破壞？

啊啊！我低眼看了看桌上半展的信箋，我怎麼

也不忍心敢講出這樣自私的話。我祇好推說職務忙碌了。

同居的四入此時都已在飲着天倫的樂杯，祇有三年沒有歸過家的我，依舊在燈下，在老父催歸的信旁，執筆寫這一段“鄉愁，”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任是怎樣經過百戰的英雄，正不必再聽鶉聲暮笛，也禁不住潛然要動歸思了。

然而我知道，假若我真的將車票購好握在手裏的時候，我定是又在另一的心情。於是我終於祇好忍住已經要滴下的眼淚。

假若此時能有個足以征服我全部的人在我身旁，強迫着我登車，我或可戰勝我自己的神祕。

然而能征服我的人此時正被旁人征服了不能來我身旁，我祇好什麼也不敢再寫了。

十五年七月二十二夜

紅燈小擷

許是因爲秋深了的原故，近來心中淒涼得厲害。

在西風瑟瑟的寂靜的深夜裏，我耐不住這派新愁，於是我便寫出了這下面的幾段小文——“紅燈小擷。”

寫好後，自己念念，再低頭去迴憶那些已往的美夢，確是能使我悽然感動。然而這祇能是自己一人在室內椅上去追尋的幻境，發表出來便未免有點對不住讀者了。因爲“愛”的外形總是狹量的，嫉妬的，總不容第三人去分受。我祇想或者能引起讀

者的類似的感觸罷了。

幾年來俯伏在這座森偉的寶座下，在眼淚與心的劇痛中，我對於她（愛）依然還是崇拜，依然還不能用超脫的眼光去認識她。如今西風又掃去了一年，落髮蕭蕭，我怕永無再從其中振脫的希望了。

愛究竟是不是幸福，我現在依然還不敢（一半也是不忍）十分決定。然而至少我已知道愛的滋味不是甜的，不是幸福的幸福，至多也不過是苦的幸福。

愛不是幸福。因了我在給全平的信中曾經這樣說了一句，於是便引起了他這次的這篇文章，“苦笑後的冷笑。”這是他在廣州寫好，歸來後昨日交給我的。

愛不是幸福。以一個有着創痛的人，聽了這話，自然不免要感動。這是早在我的料中之事，我祇好由他發動。不過我讀到他後一段幻想我在此寫那一句話給他的情形時，他的筆未免太殘酷了。我是要獻身給愛的人，他不該在我面前將夢的外衣撕

破。

這大約是聰明早已從我心中逃去了的緣故，
我一面咒詛着愛，我一面又不肯將她放棄。

無盡期的煩惱便是從這裏生出了！

昨夜在 Odeon 看 A Dressmaker From Paris，
看到那個退伍的軍官在第二個情人的包圍中，又
遇見他的昔日的舊侶，女製衣師；當那第二個情人
將預備與軍官結婚的消息告訴她，倩她選製禮服
時，彼此突然所感到的苦楚，我真又有點寒心了起
來。

愛究竟是幸福還是痛苦？

我跪着仰望了這一幅神祕的巨幔，我始終沒
有能力敢去將牠揭開。

秋 望

一陣有涼意的微風，緩緩地逼進窗口，拂動燈
穗，吹到了我的臉上。我不覺將埋在書中的雙眼抬
起移到窗外。窗外黝黑，祇有一盞鄰家的電燈從綠

紗障中隱隱透出。

啊，秋來了！一年容易，似曾相識的動人的秋風又來了！

一提起了秋字，像一位出世的忘人突然又發現了他忍痛勉強拋開的戀人的名字一般，霎時間心中便會有一種溶溶欲斷的柔感。四週的情調立時都變了，水銀一般的祇是在心中到處都擾動。

我將兩眼瞪在窗外，像是被什麼無形的勢力攝吸住了似的，不能移開。

思力集中在一點，感覺便突然敏銳了起來，一件我無時能忘去的事，像睡蓮在月下悠悠地從水面舒開了一般，又浮到了我的心頭。

沒有第二件勢力再足以戰勝這一件事了，我緩緩地將面前開展着的書合起放在一邊，矇上雙眸，率性去沉浸在這種可味的情懷中。

本來在這樣的天氣中，天涯作客，我是慣常會引起身世和飄泊之感的，然而現在這一件事已超越了統馭了我的一切，我祇會想到這一件，我不會

再想到旁的事了。

窗外的風緩緩的吹來，隨風似是飄來了無數滿溢着流霞的明盞，飛到我的唇邊。我不僅是醉，我簡直失去自己的存在了！

恍惚間，我看見有一雙晶瑩的眼睛，從被一隻豐潤的手掌支持着的溫靜的臉上抬起，在拂下的疏散的短髮中向我深深地望了一下。眼中充滿了甜蜜的笑意，似是謝我對於她的未曾遺忘。

——啊，我敬愛的朋友！你的同伴對於你的忠誠與愛護，是永世也不會滅的，你靜候着光明的未來罷！

我緩緩地立了起來，將桌上一面垂着茜障的鏡架揭起凝視了一下，鏡中人確是在向我微笑。

我羨慕我自己的幸福我也忍不住笑了。

於是我便放下鏡障，輕輕地將燈熄去。房中黝黑，祇有鄰室的燈光朦朧。

耐人追憶的寂靜的秋夜！

金 鏡

案上有一面金質的鏡架，架上覆了一幅茜紅色的紗幔；茜幔沉沉，從來不輕易去揭動，

尤其在這幾日，絕望的悲哀像泰山樣的壓住了這薄薄的一層，使弱小的靈魂連輾動的勇氣也沒有。雖是有時風吹幔動，似是說出了她自己也不甘這樣的壓迫。然而，這樣的反抗有什麼用呢？

追迴起昔日的笑容，已如夢中的往事了！

往事如烟——

我仰在椅上，將首昂起，恍惚看見我的希望，在幾次的頓折之後，已化成了一縷輕烟，飄飄地向上飛去。淡青的烟痕，在空中裊裊地消散，將歸到寂滅。

我緊蹙着不動。可憐這是最後的希望了！

許是望得太久的原故，我的眼力有點朦朧了起來。朦朧間，我彷彿看出空中的烟的飄搖，並不是他自己的擾動，是由了另外有一隻手在刻刻地去

追捉。手動處，將消的一點烟痕也隨着動了。

手繼續在追捉。輕盈的烟，像狡蛇似的總是很易捷地從掌中滑去。但是在幾次的扭動後，終耐不住時間的巨輪的轉動，漸漸地歸到飄渺，終至消滅了。

希望純然稍滅了，手依然還是空着。

空着的手漸漸地垂了下來，垂到無有。接着，突然間，在了無一物的空暗中，猛然又現出了一個悲慘的面目，被兩隻手掩覆着。

我受了這意外的驚動，將頭略略移了一移。我感覺有兩道清冷的東西，從頰上流到了我的唇邊。

我低下頭來承受這鹹苦的滋味的時候，桌上的金鏡又回到了我的眼中。

——啊，朋友！朋友！是因了你的原故，沙漠中才又得到了可味的甘霖！

我立了起來，將鏡架握在手中，仔細地想去將紗幔揭開，完成我這件渴望已久的願望。緩緩地揭去，但是才揭到架上露出一幅黑色的長裙的時候，

我的手又中止了。

似乎有一種不可抵抗的威力阻止住了我似的，我終於戰慄着將鏡架重行放下，不敢揭開。

小 樓

偶然走到一位朋友的樓上，站在窗口，望了那一列遠開去的屋瓦，秋景蕭蕭，使我憶起了我以前蟄居的那一間小樓，那除非是在夢中才可重見的一間小樓。

想到了那樓居的生涯，我心中就立時沉到了淒涼的迴味裏。我將眼睛閉起，不願有一點外界的視象來擾亂我這可珍惜的情懷。

是由這一間小樓中，我才尋到了我可獻身的事業。是由這間樓中，我才得着了可以永爲我崇拜的不滅的偶像。

也是由這一間小樓，我的靈魂才又披着葬衣從墳墓中重鑽了出來。

然而，好景不常，在曇花將要聚成纓絡的華蓋

的時候，可惡的命運竟將幸福的舵兒轉了。我失去了小樓的居住。

花殘不復返。便是因了這一個變動，我的幸福的夢兒竟一去而不可復得了。更由了這一個變動，自此以後，便生出了許多意外的波折。春光的爛熳中，幾乎有一對靈魂要隨了春神歸去。

自此我就咒詛生活。是因了現在的這種生活，才使我失去了那間小樓的所有。現在的生活雖是值得享受的，然而却是不值得使我捨了自己的幸福來追尋。

已往的幸福要向何處追尋？我是無限的惋惜。

如今，華年似水，又已到了西風落葉的秋宵，在紅暈的燈光下，我追迴起那一間幽靜的小樓，樓中的幸福，再看看現在的生涯，我真有萬分的悔惜。況乎滄桑多變，小樓已屢易了主人，我現在縱能回去，我也尋不着我幸福的淵源了。

啊啊！那已往，已往的幸福！那不可再來的已往的幸福！

我情願捨棄我的現在，捨棄我的將來，捨棄我的永遠的將來，假若我能換得那已往的小樓中的幸福的片刻的享受！

一九二六，九月。

病榻囁言

一病經旬，形容不知已消瘦成怎樣了。

我從牀上勉強撐起，將台上的一面鏡子摸來自己照了一照，鏡子裏的影子完全不像我心中理想的我。頭髮蓬起，目光鈍滯，已不像個少年。我心中想笑，勉強將嘴唇掀動，但是鏡子裏的我依然板呆不動。我氣極了，嘆了一口長氣，一手將鏡子摔在地上。

鏡子碎了！鏡端上象牙雕飾的一朵玫瑰也震碎在地上。這面鏡子隨我已三年，不知已照過多少遍少年慘綠的歡笑和悲哀。但是今日碎了，今日在

我病中自己的手下碎了。心愛的東西往往毀於心愛的人的自己的手裏，這是定例。我復何言？

我的青春，大約也隨了這破碎的玫瑰一同喪去了。傷哉！

他人每說我病中易怒，不似平日的溫順。其實我豈是易怒？以我現在這樣的情狀，在這樣的病中，眼看着自己親手造成的樓臺一座座地在自己面前消亡，我怎樣能忍？我不僅要摔盡我心愛的東西，我要咒詛一切。我要毀滅一切！

Anatole France 在他的傑作 *Thais* 的末尾借了那位僧人的口喊道：“世間一切都是無用，都是虛假，我所信奉的上帝也是烏有，祇有愛才是真的。”但是我現在要對你們講：“愛情與聖殿中的上帝一樣，也都是烏有！”

你們與其信任愛情，還不如信任上帝。因為兩樣都是烏有。世間假若真的有 *Venus* 和 *Cupid*，我一定要將他們的翅膀撕下來供我的踐踏。我要咒詛他們。我要咒詛他們的存在！

此次的染病，在朋友方面，我是很諱隱的。我不願使他人知道我生病的真因。

我向一位在戰線上的朋友說：白色的恐怖太甚了，處在這種高壓政策下的被凌辱者，有勇氣的都跳起來向火線上馳去，像我這樣低弱的祇好憤得生病了。我向一位愛好文藝的朋友寫信說：天寒歲暮，永此飄零，我怎能再耐這樣旅懷的寂寞，我祇好擁被作還鄉的苦夢了。

我向家中寫信說，我的病是偶受了風寒。對於同事的朋友，我又說因勞頓所致。

總之，我是人各異說，我不願使旁人知道我生病的真因，我不願使他們知道我這次的染疾，是因了那樣的一樁不幸。

這並不是虛偽，驗溫器的水銀已昇到一百零二度了，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我太心曠了，我並不是虛偽。

我怎能忍受得住眼見自己的偶像在自己的面

前坍亡？

記不起是那一個夜晚了。我獨自一人在 Isis 看“The Moon of Israel,”我的心就受了重創。我看見埃及王法老所崇拜的Amon,受了那個以色列女郎的咒詛,突然全身崩潰下來的時候,法老王所感到的那一種破滅的悲哀,突然襲到了我的身上,我恍如是我自己的一般。所坍下來的並不是巍然的Amon 神像,是我自己心中的偶像。

我的偶像也是這樣地在我面前坍倒了——我說。

梵俄鈴奏着令人心斷的哀調,我看到這裏,我的心支不住我自己的幻想了,我祇好披上外套,在激切的琴韻中,逃避了出來。

街上夜寒驚人,我如浸到了冷水瓶中。我裹緊外套,外套裏掩伏着一顆受了重創的心。我踉蹌着回到自己的住所。

歸來抱住了一座蒙了黑布的鏡架就臥下,我

AD 的最後的一滴眼淚滴出來了，我便不曾再起來。

病中祇要眼睛一閉起，我便看見這個幻象。一座巍然聳天的神像，在我面前慢慢搖動，漸漸的碎落，終至頹然崩倒不可收拾。倒的並不是 Amon，是我自己的偶像。

太可憐了！我每次見她漸漸要坍塌的時候，我總是急忙將眼睛睜開，想作一個愚笨的無望的挽救，然而終是無效。

我祇好喟然嘆一口長氣，用拳在牀沿力捶了幾下，我無他法可想。倒了的东西是永遠不可再聚合的了！

我的偶像倒了，我是呈獻了我寶貴的青春，才在飄渺的道上建立了這座夢的偶像，但是現在讓實現壓倒了，我白費了我的青春，我已懊悔無及。

我厭惡一切！我咒詛一切！

在病中曾得了一個啓示。

我恍惚看見一個美麗的少婦，走到我的牀前，

她手中拿了三個杯子叫我去嘗辨。第一個杯子上寫着是追求，第二個是希望，第三個是成功。

我嘗了。第一杯的滋味是苦的，顏色是灰的。第二個杯子裏的滋味是甜的，顏色是桃紅。第三個杯子裏是冷冷的一杯水，也沒有滋味也沒有顏色。我嘗了，我嘗到第三杯時，將頭搖了幾搖。

她見我搖頭，便緩緩地將杯子從我手中接過去，對我說：你不要煩悶，這是愛的過程。你嘗過了紅色的甘美，現在自然要到木然無味的境地。現在是你厭棄的時候了，你應該另走上一條新的路上去，愛的存在是流動的，你不要拘守了。

她說了，冷冷的望我一笑，如來時漸漸地現出一樣，又漸漸地消滅了去。

我恍然覺得她的面貌與我有些相熟，我待要喚住她詰問，已經無及。她隱去了，甜的滋味已經讓最後的一杯冷水奪去，留下的祇有令人厭棄的冷淡。

我受了誘惑了，我知道這是試探，我連忙反身

擁住了那一座鏡架，但是鏡架的感覺也是冷的。

那一個幻象又在我眼中出現了。一座巍然的神像，在我面前先是搖了幾搖，接着就頹然的倒了下來，散碎滿地。偶像身上的金色已經褪敗，這是以前我用我自己的心血鍍上的。

我眼見她在我面前倒塌，束手無術。

又是一個美麗的眼睛在牆上現出。我不願看見，我將頭蒙在被內。

我厭棄這些！我咒詛這些！

下午朋友們進來對我說：你的熱度又加高了，
你要保重才好，你不要使她們掛念。

我將手塞住兩耳，我不願聽。

我拒絕醫生，我拒絕一切的藥餌。我對於這一些太沒有興趣。我假如有信任醫生的心情時，我的病早不會害了。

病中對於平素各樣的嗜好也都冷淡了下來。

書更是完全的不喜讀。我睡在牀上，仰望着這一架林立的書籍。想到他們的內容，幾乎沒有一本不講到女人，不講到愛，真使我的心又受了重重的打擊。我不願再接近這一切，我要將她們棄掉！

平素是很歡喜嚼 Nestle's 的 Chocolate 的，但是病了以來，也漸漸的不喜歡了。我懶懶地剝開一塊，總是吃到一半就棄去。味道太甜了。我要拒絕這一切紅色的滋味！

獨臥無聊，有幾次將檯上的香水倒出來消遣。Houdigaut 的香水本來是很歡喜的，但是現在也不願聞了。我另換了幾瓶，香味總還是一樣的刺鼻。我怒了起來，砰然一聲，將一隻瓶子擲碎在地上。

外間的一位朋友，聽見了響聲，驚慌着連忙走來。還未走進門時，他大約是嗅着了香味，就先說道：啊，好香！畢竟是香閨。

他推開門後，看見我鼓了眼睛，望着地上的瓶子不動，他知道我的毛病又發作了，便一聲不響地又走了出去。

我見他走了，才嘆回一口氣來。又突然將頭蒙在被中。

我怕！我怕！我怕我對於什麼都要厭棄了！

啊啊！我的偶像！我的偶像！

畢竟已是初冬。天時一近黃昏，就覺得怪清冷的起來。這幾日天又綿雨不止，從窗上透進的天光，總是昏沉不醒，同我的心境一樣。

睡在牀上，聽着窗外行人在雨中踏着泥水的腳步聲，真是另有一種哀感。耳送着腳步漸漸遠去，我的心就暫時離了自己境界，另入了一個詩境。

順手將牀頭的一冊線裝書拿起，是新刊的唐五代詞。

——琵琶金翠羽，弦上黃鸝語；勸我早歸家，綠窗人似花！

一翻開，頂眼就看見是韋氏的這兩句。又觸動我的怒氣了，撲地一聲就將書擲去。我是要拒絕這些東西的！

自己一不安寧，便覺什麼都不中意起來。這樣
輾厚的被褥，鋼絲的襯墊，是目下在戰線上的朋友
們於夢中都想不到的，但是現在也覺得不中意起
來。被上的花紋我更厭惡。

自己的偶像毀了以後，大約再沒有一件東西
能使我傾心的了。

一到晚間，我的熱度就增高起來。人便沉在昏
然的迷惘中，心身都騰震旋轉，不能再有白晝的清
醒。

雖是在這樣的昏亂中，我的時見的幻象祇有
加倍的清晰。這一座碩大的神像，總是向着我的面
前崩倒下來，碎在我的面前。我每次都驚得呼出。

我已經有點厭棄了，我已不想再去挽救。

我才知道那個婦人的話實在不錯。愛的成功
是乏味，是令人生厭，是無聊。我懊悔了。我咒詛她！

中夜醒來，四周寂黑。起初的一刻間，幾乎不辨

自己究竟是在何處，漸漸才覺出方向，才知道自己是睡在那面，才想出房內的佈置。

一手將檯燈扭開，房內的東西便突然一齊現出，都寂然不動，似乎也在沉睡。

什麼都在寂靜中，鄰室傳來的祇有鼾聲。

每天祇有在這一刻，我才感到寂寞，才感到孤獨。我極想能有一個人輕輕地走進房來向我慰問。

白日裏的一切信念現在都搖動了。我恍惚想到一個名字，我極想喊出。但是我知道是無效，是不會有人答應，我終不曾喊。

我幻想着我的房門開了，走進了一位少女，披着寢衣，輕盈的步伐，走到我的牀前，俯下握住我放在被外的手，低聲向我說：青，你不要煩惱，你是因為我才病的麼？我現在來了，你可以快點痊愈起來罷！

.....

.....

我突然想起我是又受了誘惑。立刻用力將身

子一掀動，便什麼又都消滅。

一座大的偶像漸漸在我眼前現出，又漸漸地向我倒下……………

啊啊！我太懦弱了，我不該這樣。我要愛惜青春，我不能任我的偶像這樣消亡。我忽然這樣想。

我懊悔了，我忽然向着另一方面懊悔了！

來罷！可崇拜的女性在那裏？你們來，請大膽的伸了手來，我要收拾起我的青春，再建起一座偶像。

我恍惚看見一頂橄欖葉子的冠冕，從上面漸漸的落下，落在我的頭上。我傲然鄙視一切。

昨夜熱度增高，我曾昏過去了一次。

朋友們說：在昏亂中，我曾說了許多的話，我曾吻了我自己的手，我又吻了我朋友的手。

我真的是這樣麼？我慚愧，我為什麼要這樣？

又是一隻纖嫩的手腕向我面前伸了來。這是什麼意思呢？是應了我的請求麼？啊啊！啊啊！

埃及王 Pharaoh 他曾不費力的造了第二個新的 Amon,我呢?我呢?.....

我在夢中。

我在病中。

我在夢中的病中,我寫出了我這樣的嚙語。

一九二六小春

白日的夢

我在讀 Flaubert 的 Madame Bovary, 是讀到 Bovary 每天背着她的丈夫從牀上偷偷地跑出去, 在花園裏會她的情人的一段。我心裏有點跳, 頭也似乎昏眩; 是天氣不好吧? 我想。

偶然低首, 嗅着從自己身上發出來的香氣, 我更有點靡靡的意味。眼睛模糊了起來, 不睡, 簡直再也支持不住了。

我任着我的神游, 一切都漸漸在我眼前模糊。書, 躺椅, 香氣, 空間……什麼都漸漸地黯淡了。

*

*

*

*

橐!橐!橐! 有極細微的叩門聲音，是一種柔嫩的物體撞擊的聲音，接着，門扭一轉動，門便悠悠地開了。

我轉身回顧，眼睛已被兩塊膩滑而溫暖的東西遮住，寂然黝黑，祇聽嗅到款款的香氣和背後喘息的声音。

同時，嘴唇上也感到了一道涼意。

是誰?.....

祇聽見嘶地一聲嬌笑，光明又重回到了我的眼中。我迴首看時，閉目佯羞，垂首立在牆角的正是.....

你料想不到我此時會來吧? —— 進來的人在歪着頭嬌聲地問。

.....我用舌尖舐舐自己的嘴唇，感着了酒一般的陶醉。

——你不要儘在那裏做夢，你以為我真的很高興麼?我是見了你的面才忍不住這樣。你可知道事情已經鬧得不得了了，他們已經.....

什麼？——酣醉的狂蜂，終於被這意外的一擊將他驚動了。

他們已經將我的信拿了去。什麼都曉得了，母親氣得……大海的波濤，在我的胸膛上不住的起伏！

……母親氣得昏了過去。姊姊祇是哭，哥哥睜着眼睛說是出去借手鎗了。我乘空特地跑來問你，你看……

啊！啊！地獄！天堂！天……

你看怎樣辦呢？不自由；毋甯死，我們不如……

頽然倚到了身上，兩手蒙住眼睛，將頭抵住在胸口不住地輾動。眼淚續續的從指隙淋出，肩頭祇是戰慄。

怎樣辦呢？你不要急，讓我去……

你不要走！——眼淚更落得緊密了。

唉！——悠然嘆了一口長氣。鋼鐵也要被溶化了。四隻手互相地擁抱着，在啜泣聲中，再分不清誰是眼淚的淵泉。

暫時的沉默！暫時的享樂！

突然，門外起了急促的脚步聲和撞擊的叩門聲。有人在喊着她的名字。

你聽！你聽！聽……誰？誰……

啊啊！不好！是哥哥的聲音。哥哥來了，他是借手鎗去的，他來了，他會……

啊啊！怎樣好呢？躲！躲！快躲……牀底下：衣櫥……門後……開窗子跳……

不要緊！不要怕！有我在……我在此地，I am your protector……讓我去……

你不要……

在翻騰的雜亂與驚駭中，突然嚙的一聲，有一件東西從窗外飛了進來。

槍彈來了！我感着手上有液體流出，心頭一陣劇痛，一切都……

*

*

*

*

先生！樓上的先生！

有人在喊，我駭得從椅子跳了起來，睜開眼睛，

將身子俯出窗口。

該不是……

先生！好先生！對不住你，我們剛才有一隻皮球從下面踢到了你的房裏，請你擲還給我們罷！對不……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孩在窗下這樣仰着面對我哀求。

我茫然迴首向房中一望，不知什麼時候，桌上的墨水瓶已經打翻了，一隻灰白色的皮球落在桌角。

懶懶地站起來將皮球拾起擲了出去。我伸手時我看見自己的手上已污着還未乾透的墨汁。

祇是 Madame Bovary 已合在地上，其餘一切都沒有變動，太陽依舊靜靜地照着。

眼角上似乎還濕着淚痕。但是，適才是些什麼事呢？

夢？……

十五年六月三日下午

偶 成

在開往靶子場的一路電車中，上來了一個很時髦的年經女人，臉兒很俊俏，幾乎比你比我都好看，黑裙，穿一件檸檬色的小衫。嘴唇上塗了櫻紅。提了極精緻的錢袋，

我正在低頭讀莫泊三的 *Our Hearts*，憧憬着那些以愛情爲兒戲的巴黎婦人。我見她上來了，天地良心，我竟不知不覺望着她微微笑了一笑。我的笑當然是很 *Charming* 的。

她誤會了我意思吧？恰巧我旁邊有點空位，她便緊貼地坐了下來。

率性將錯就錯罷，我從袋裏掏出一條有“哈必根”牌香水的手帕來擦了一擦手，我望望自己的手指，很尖細。才用Curtex修飾過的指甲，整潔而光亮。

害了她了！她也從錢袋裏拿出一面小鏡子來照了照頭髮，撕下一搭粉紙緩緩地擦臉。粉屑飛到了隔壁的我的臉上。

聖潔？污劣？

“到先施公司下去罷”她在自言自語地說，我也眼睛望着前面唔了一聲。

“日昇樓到了，下去罷。”我覺得有人在輕輕地推我，我便也同時立了起來。

下去的人很多。“Please Lady First。”我讓她先走，等她下了電車的鐵門後，我突然立住了。“再會罷。”我站在門口說了一聲，同時，電車也動起來了。

她在下面睜着兩支杏眼望着我，但是沒有法想，車子開了。

我走了進來，位子已經被人坐去，我忍不住嘆

了一口氣。

久絕紅塵的聖僧，而今也偶然游戲人間一遭

了！

但是，求上帝佑我，下次可不能再遇見她啊！亞們。

秋 意

偶然起得很早，覺得儘將時間拋在讀書中似乎有些優氣；便開了門，慢慢踱到街頭小立。

街上冷冷清清。昨日細雨，兩旁街樹上新綠照眼；街心祇餘幾條蜿蜒的車轍，路已乾了——上海一天中的黃金時代是在晚間而不在清晨，清晨的街上祇有短衣的勞動者和推車的菜販或偶一見到。——在這樣的清寂之中，我抱臂悄立，我覺得我已成了當前宇宙的主人，一切煩惱和不平都被忘了。

偶然一陣曉風起處，兩旁的樹葉都沙然互相

捧擊。風過後，從我立處附近的一株樹上，飄然落下了一片黃葉，正落在我的面前。

我不知怎地記起了今天是所謂立秋。雖然樹葉天天都在落，但是我今天因想起了立秋，對這眼前的一片黃葉，不覺便有些零落之感，我念着“一葉落而天下秋，”我好像已越過了炎帝之宮，跨入素女青娥之殿。

立刻間，我的感覺銳敏了起來。並沒有風，我覺得身上似乎已有些瑟瑟的意味；街上的清涼，也給了我一個蕭條的感象。我仰首望天，晨曦還沒有升起，天上佈滿了灰白色的絮似的密雲，寂然不動。間有一兩隻烏鴉翩然掠過，也聽不出翼響，祇有樹葉在蕭蕭細語。——啊！秋竟潛到了人間，我不覺這樣感慨了一句。

我開始緩緩地徘徊，想從記憶裏追尋出我所讀過的詩文裏關於秋的描寫。想了好久，似乎都很茫然。新詩向來是背不出的，小說裏片段的描寫也記不清悉，倒是幾首舊詩詞反記了起來，但又與目

前的景象不大合，不是秋夜，便是秋暮。

最後，我想到了張翰的“西風蓴鱸”那段話。

可是，秋天雖足動人鄉思，然在我這樣有家歸未得的人，却是一無所動！我誠有家，然而現在不是我歸家的時候。

“燕然未勒歸無計，”我想起了這不知誰氏的一句詞，我不覺傲然含笑。我笑我現在能有點英雄氣，不再作兒女態。誠然，不能衣錦，還是永莫還鄉！

我走了回來，從架上檢出一本蔦蘿集，翻到“還鄉記”，讀了幾頁。我更莞然。我既永不會還鄉，我也永不會有那“累贅，”像作者的痛苦我大約也永不會受到了。

我微笑掩卷，走到中庭。方廣不到一丈的天井裏，西面牆上已有了一尺多朝陽，天上夜雲還沒有褪盡，正在一朵朵地向南飛去。

十四年八月八日。

霧

Wilde 在他的 "The Decay of Lying" 中曾有一段是講到倫敦的霧，使我想起了薄命的 Gissing 在 "The Private Paper of H. R." 中，似乎也曾幾次提過。英國的濃霧，身歷其境時雖使人討厭，然而在書上讀起來總覺可愛。至於畫上，像有時見到 Turner 所作的霧的風景，那更使人神往了。

霧的趣味與月光一樣，是在使清晰的化成模糊，使人有玩味的餘地，不至一覽無餘。然而月光與霧比起來，月是清幽，霧是沉滯，月光使人瀟灑，霧却使人煩悶；不過至終，月光祇宜於高人雅士，霧却

帶有近代的色彩。

中國因了氣候的關係，不常見到倫敦那樣，彌天瀰地，使白晝變成黑夜的大霧。不過在鄉間每早當曉露未乾，或朝陽未出時，在山腰或叢樹間，總可看到像帶樣的白霧，不過時間不長罷了。在上海有時清早也會有點薄薄的霧氣；然而這除非是像我這樣，歡喜起早而又在外面跑的人方可見到，大半的真上海人總要睡到九十點鐘方翻身，恐怕夢也未曾做過。

三四年前，曾在鎮江一個學校中念書，校舍是建在一座小山之顛的，四面都是綿綿的大山，每早起來，總能見到很好的霧景。那時我似乎非常用功，總是趕早起來念書，宿舍與盥洗室的距離是要越過一片球場方到，我每早起來走過球場時，除了雨天，總能見到牆外白茫茫一片濃霧，祇有樹巔和山尖可見，像大海中浮嶼般，使人想起了聖經中所載，上帝用洪水滅世人時，拿亞從方舟中望見外面的景象。那時地面全淹沒了，祇有世上最高的高峯在

水面上露出一點尖頂。——這種霧景，常常會在我腦中浮起，然而逝水年華，一去不再，我祇好在夢中追尋他的痕跡了！

幼年十一二歲時在江西廬山腳下念書，也曾每天都看見霧。“誰見廬山真面目，”廬山差不多總是在渺茫中的，我們也與Irving的Rap Van Winkle中的村人一般，總是拿他當作風雨表。

中國的山水畫中，有時也有霧景，然而在清幽的叢樹間，截然留了一條白帶，似乎太呆板了。

Gissing自己曾說，倫敦的霧，曾使他屢次受窘。這是當他還是個可憐的 Garreteer 時，因了霧不能動筆，便不能尋錢，可憐燈油盡了，麵包乾了，他祇有於黑暗中整日地睡在牀上挨餓。

最快樂時，當然在他手邊有錢的時候了。不論外面街上佈滿了慘黃或灰黑的濃霧，不論正在白晝正午，他總是閉上百葉窗，點起羊燭，自己欺騙自己，忘去外面世界，作為正在一個溫和的晚上。

十四年八月十日。

賀 柬

——獻給我的一位新的朋友——

“你可知道她還到魯森堡去麼？”

“不去了，先生。”

“她還到那個教堂裏去做 Mass 麼？”

“她也不到那裏去了。”

“她還住在那間房子裏麼？”

“不，她已經搬走了。”

“搬到什麼地方？”

“沒有留下地址。”

啊！這是一件怎樣不幸的事，一個人竟不能知

道他自己靈魂的所在！

* * * *

你覺得麼？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

我現在整日的處在黑暗中。因為她走了，她走時她已將光明一同帶走。

* * * *

愛的想念是等於禱告。

在那些時候，無論你的身體是作若何情狀，你的靈魂是隨時可以向她跪下伏拜的。

* * * *

愛，是天使們對於星兒的敬禮。

* * * *

春天啊！你的本身就是我寫給她的一封信。

Hugo 的 *Les Miserables* 讀過已多時，但是這幾句話依然還在我腦中縈迴。我忘記不掉，便這樣信筆記了下來。愛的想念確是禱告，我彷彿看見我

的靈魂也向一個人跪下了。

這是我近日常作的一個夢。

我夢見在那靈秀的西子湖邊，有一株聖潔的蓮花生出。我遠遠地想向這朵花伏拜，但是已被人呵止。

有人給了我指示。我看見蓮花旁邊有着一個武士守衛，他手中執着鋒利的尖刀，他宣言，凡是靠近這朵花的人他都要殺死。

晚風來了，蓮花微微的顫動，似是也向我搖頭，叫我不可爲她而甘死。

但是，這樣一件連上帝都不能管束的事，誰又有權力能左右他自己呢？我知道我的靈魂不久就要有他的歸宿地了。因爲血的滋味是甘的。

我的夢就暫止於是。我醒了，我將這樣的情形告訴了一位朋友。朋友默笑不言，祇是將一冊書遞到我的手中。

低頭一看，書名是“少年維特之煩惱，”我不覺陡然一驚。我的夢似乎真實現了。我看見我親手裝

成的青衣黃褲的維特，將他自己的手槍掏出了輕輕地遞給我。

不知是那裏來的勇氣，我毫無疑慮地便將他的贈禮接下。

從此我的情形便變了，光明日日伴着我。

我的靈魂的目力更明亮了起來，我確切的看見了那一朵蓮花，娉婷的一朵孤立的蓮花，武士已經不在她的旁邊了。

我的聰明的靈魂便在她的腳前向她跪下，向她頂禮，求她的施與。

虔誠的熱力是足以消鎔堅冷的鐵的。

我彷彿看見這一朵蓮花，像近了火的黃蠟一般，漸漸地彎了下來，漸漸的向我面前彎了下來。

我莊嚴地跪着仰了首，蓮花漸漸地靠近了我的……

我感着嘴上有一道冷味，我陡然驚醒。蓮花不見了。

一位朋友立在牀側望着我微笑，是他將樓下

郵差適才送來的一張黃色的新年賀柬放在了我的嘴上。

賀柬的寄者,是我新認識的一位朋友。

* * * *

可感謝的施惠者,你的盛意我領受了。我沒有旁的可答,這小小的幾行就作為我的禮獻罷。

我但願我的酬報能是少年維特飲過的那一顆槍彈。

一九二七,一月。

獄中五日記

命運注定了應當多難的我們，近來大約因為生活稍為安定了一點的原故，在幾位素來與我們很親近的朋友因了嫉妬而漸漸疏離的悲劇中，不料更會添上這次這樣的一件事。這次的事，關心我們的朋友想早已知道，便是我們所經營的小小的出版部，由於旁人的唆使，而使警廳來檢查與拘捕的一場風波。這次捕去的四人中，有一個便是素來被朋友嘲為享樂公子的我。像我這樣的人，也會被人硬歸到革命的旗幟下，我真嘆息中國現在穩健的諸君恐怕連‘革命’兩字的形體尚未見過。

事情是早已過去。雖是這五日的拘留，不值先烈的一笑，然而在無可是述的我的生涯中，已經是值得紀念的了。我但願這一次成為朝昇的晨曦對於光明最初的輾動。

在一千九百二十六年八月七日的下午，由三位包採用一輛黑色汽車將我們送了進去，在同月十一的下午，又另由朋友們用一部黃色汽車將我們接了出來。啊，朋友！我進去時我覺得無聊，我出來了更無聊得厲害。事情終是太滑稽了！出來後我才覺得心裏難過，覺得這次因了旁人的陷構，竟使我對於‘革命’二字作了一度的侮辱。我太可愧了！

獄中的五日，實在是甚麼也不足述。有時我們精神方面的安適竟會比在外面時加甚。外面謠傳我們會受過了嚴厲的刑訊，實則在裏面的我們，席地坦臥，祇有享到了我們在外面所享不到的幸福。良心還在作祟的我，有時不但不苦，反而會誘起自慚的意念。後來我想起，此時也或有口裏嚷着革命的人，正在乘着電梯往屋頂花園走；我才覺得安

心點。

確然，當我進去了之後，我見着僅是將我們與烟犯小竊同拘在一間木柵的黑屋中，不綑縛，也不用鐐銬，我真感覺有一種失望。理想與實現畢竟終是太遠了！我以爲至少也得要有人來監視我們起臥與談話的自由。

進去後裏面對於我們案件的不重視，也使我同樣的感到了失望。我心中總希望能有小說上那種用一支蠟燭一個差人深夜密訊的嚴重的情味出現，那知進去了五日，除了第二的下午，由一個甚麼也不知道的老頭兒歪着臉向我們胡亂地嚷了幾句外，便一直到出外爲止，再未曾有一幸司法科的機會。啊，太不值得了！

承審的這位老先生，不但不懂法律，並且連自己說話的立腳點也站不穩。他祇是嚷着現在的學生太壞，拿父母的錢，不肯讀書，總歡喜在外面胡擾。他又說俄國現在不好便也是因此，他們因爲失了產，大家不做工，現在不但白麵包沒有，幾乎連黑

麵包也吃不成了。我聽了真幾乎要笑得噴了出來。啊啊！你眼光遠大的老先生啊，你休要過慮，將來中國旁人白飯沒有吃了時，你每日的黑飯總該不致也沒有的，祇要你現在心放狠點罷了。

這樣便是我們的法官，這樣便是我們的法律的施行者。

獄中老犯人對於新進的敲詐，茶役的勒索，警士們得了賄賂後行事的態度，雖是有許多人覺着這是值得憤恨的，然而我則甚麼也不覺得。外面世界的敲詐與勒索，祇有比獄中更明顯，更凶厲，我想起了反覺着獄中的好漢們鬼祟得可憐。

朋友，我不是冷眼嘲世的散人，我是想勸你們去從大處掀起大的波浪。光明是什麼？光明的起始是在先將自己燃成了一支火炬。

雖說並不受苦，然而在百度以上的天氣中，六七十位萍水相逢的朋友們，同關在僅有一面透氣的便溺皆在其中的黑屋中，多半是裸了體，汗臭從多日不沐浴的皮膚中蒸出，再加上空氣的濁濕，便

溺的積污，我真有點支持不住了。然而我想起了已往的先輩受苦的程度，我又有點自慚。啊！你嘴上掛了革命招牌的朋友們，我不敢也請你們去嘗受！我祇願你低下頭去略略想一下便罷了。因為我是不值得如此的，

每日兩次飯，按時送來，無須籌慮。這更使我慚愧。因為我在外面曾經兩日都不能籌着一次飯。

頭一日沒有吃飯，第二日吃了一碗，在放出來那日的上午，飯已經不夠吃了，假若再不出來，飯量真不知要增加到怎樣。在外面每日三餐是要自己去找着吃的，在裏面却按時有人送來。事情真是太滑稽了。

因為我們身邊略有一兩塊錢的原故，在裏面不但沒有受到伙伴的壓迫，並且還得到了相當的敬視。我用了五元錢，交結了一位腿上刺着春宮的白相好漢，他便事事都為我出面。錢的能力真不可思議。假若在裏面再多關幾天，我或許也會成了一個‘老鬼’了。有人在外面聽見我被捕，不禁論議橫

生，說世道真太壞，連我這樣的人，也被嫌疑到有擾亂的舉動而捕進去，真是太可憐了！啊，朋友！我真的可憐麼？我在裏面幾乎要做到新殖民地的領袖哩！我恐怕可憐的還是我才捕了進去，不幸又放了出來。

朋友！真的，進牢獄是滑稽，而出獄却實在是一種侮辱。是證明我們推諉了自己的責任，沒有去裁判法律，反受了法律的保護。現在的法律也值得使我們去受牠的護庇，這還不是侮辱麼？

然而獄中的五日，我也並沒有虛度。我除得了應有的覺悟以外，並且還進一步了解了親戚與朋友二字的意義。這次爲我們在外面奔走的反有些是路人和平日不甚熟悉的朋友，真使我得到了一個嚴重的教訓。

可是這樣的一件事，也太不值得令人奔走了。我出來了之後，我不但未得到愉快，反覺有一種消失了對手之抵抗而空漠的悲哀。我想出力的朋友們知道了我們在裏面無聊的情形以後，大約也是

懊悔多此一舉了。

慚愧！慚愧！我是盜了‘拘捕’和‘牢獄’的美名，演了五日的喜劇，旁的還有什麼足述？

小小的獄室是容不下全數的覺悟者的。高壓的政策祇有給了被壓迫者以一種更堅強的反抗和決心。我希望有作為的人能作一次有意義的入獄，我這次是太無聊了。

獄中的五日已成過去的雲烟，我出放也多日了。然而出來了又怎樣呢？我真的尋得了值得使我獻身的事業麼？自由在那裏？光明在那裏？

I knew that on the day of my release I am merely passing from one prison into another, and there are times when the whole world seems to me no larger than my cell and as full of terror for me.

——Wilde's De Profundis

真的，我祇準備着第二次再從這個大的世界去移往那個小的世界。

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三夜

生活的鎖鍊已經把我困枯了！
悲哀愁思不斷的鞭策我：眼看

你像飛鳥出籠本邊這威脅
而而環繞大樹孔，去奮鬥！

何謂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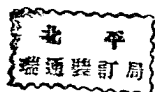
I don't know,
no body knows.

國立北平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
PEIPING

登記號 00253
Acc. No.

書號 851.63
Call No. 501-7

4 JUN 1934



一九二七年九月初版

1—3000册

每册實售四角五分

上海光華書局發行

